



The
Chronicles
of Narnia *The Silver
Chair*

纳尼亚传奇七部曲
银 椅

[英] 克莱夫·斯特普尔斯·刘易斯 著
周静宜 译 朱宾忠 审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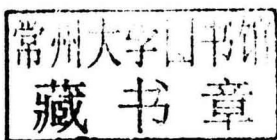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The Chronicles of Narnia The Silver Chair

纳尼亚传奇七部曲

银 椅



[英] 克莱夫·斯特普尔斯·刘易斯 著

周静宜 译 朱宾忠 审订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银椅 / (英) 克莱夫·斯特普尔斯·刘易斯著; 周静宜译. —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8.8

(纳尼亚传奇七部曲)

ISBN 978-7-5078-4005-6

I. ①银… II. ①克…②周…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H319.4; I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66030号

银 椅

著 者	[英] 克莱夫·斯特普尔斯·刘易斯
译 者	周静宜
审 订	朱宾忠
责任编辑	林钰鑫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010-83139469 010-83139489 (传真)]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天宁寺前街2号北院A座一层 邮编: 100055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193千字
印 张	8
版 次	2018年8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8年8月 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5.00元

CRI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官方微博

官方网站 www.chirp.cn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克莱夫·斯特普尔斯·刘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1898—1963），英国 20 世纪著名的作家、评论家、诗人、学者。曾执教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研究文学、哲学、神学，尤其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文学造诣颇深，堪称英国文学巨擘。代表作包含：《纳尼亚传奇七部曲》（*The Chronicles of Narnia*）、《沉寂的星球》（*Out of the Silent Planet*）、《皮尔兰德拉星》（*Perelandra*）、《黑暗之劫》（*That Hideous Strength*）、《卿卿如晤》（*A Grief Observed*），以及《诗篇撷思》（*Reflections on the Psalms*）。

目录

第 一 章	泪洒体育馆后面	001
第 二 章	吉尔接受任务	015
第 三 章	国王起航	029
第 四 章	猫头鹰大会	045
第 五 章	泥杆儿	059
第 六 章	北部荒原	073
第 七 章	小山上的奇怪壕沟	089
第 八 章	哈方堡	103
第 九 章	真相大白	117
第 十 章	不见天日的旅程	131
第十一章	置身黑暗城堡	145
第十二章	地下世界的女王	159

第十三章	没有女王的地下世界	173
第十四章	世界底层	185
第十五章	吉尔失踪	199
第十六章	疗伤	211
译后记		227

第一章

泪洒体育馆后面



那是一个沉闷的秋日，吉尔·波尔正躲在体育馆后面哭泣。

她之所以哭是因为又被他们欺负了。这不是一则校园故事，所以关于吉尔的学校我尽量少说几句，它可不是什么有趣的话题。那是一所“混合”学校，男生和女生均可入学；有人说，这所学校实际上没有管理层以为的那么“混合”。这些人认为，学校应该准许男孩儿和女孩儿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幸的是，大多数高年级的男孩儿和女孩儿最想做的就是欺负其他学生。在一所普通的学校里，不管什么违纪的事不消半学期就会被查出来，但这所学校不会。或者说，即使查出来，闹事的学生也不会被开除，甚至不会因此受处罚。校长只会称之为有趣的心理案例，然后把闹事者找来谈话，一谈就是几个小时。这种时候，只要你投其所好，说点儿好听的话，你就会变成颇受偏爱的学生。

这就是吉尔在那个沉闷的秋日在体育馆和灌木丛之间的潮湿小道上哭泣的原因。她正哭着，一个男孩儿双手插在口袋里，吹着口哨，从体育馆的拐角处跑出来，差点儿撞到她。

“你就不能看着点儿路吗？”吉尔·波尔说。



“好啦，”男孩儿说，“你用不着……”这时，男孩儿看到了她的脸。“我说波尔，”他说，“你怎么了？”

吉尔只能哭丧着脸——当你想说话却发现只要一开口就会忍不住哭起来的时候，就会那样。

“依我看，又是他们吧？”这男孩儿表情严肃地说，两手往口袋里插得更深了。

吉尔点了点头。她不必开口说话，即使她说得出来。他们心有灵犀。

“行了，瞧，”男孩儿说，“我们大家这样可没用……”

他本是好意相劝，但说起话来却像教训人似的。吉尔突然发起脾气来（人们哭泣的时候很容易冲招惹他们的人发脾气）。

“哦，你走开，别多管闲事。”她说。“没人求你多管闲事，不是吗？你倒真是个大好人，居然开口教我们大家应该怎么做，对吗？依我看，你肯定觉得我们都应该像你一样每时每刻都要巴结、讨好他们，对他们大献殷勤。”

“哦，天哪！”男孩儿说着在灌木丛边的草皮上坐了下来，但他很快又站了起来，因为草地湿乎乎的。他这人并不坏，但是却取了个尤斯塔斯·斯科罗布的名字。

“波尔！”他说。“你这么说也太不公平了吧？我这学期有对他们做过这种事情吗？关于兔子的事，我不是站在卡特那边吗？斯皮文斯受欺负的事，我不也保密了吗？还有，我不



也……”

“我……我不知道，我不管。”吉尔呜咽道。

斯科罗布看到吉尔还没有恢复平静，就很明智地给了她一颗薄荷糖。他自己也吃了一颗。不久，吉尔冷静下来了。

“对不起，斯科罗布，”她说，“我是有点儿不公平。你这学期……那种事儿是没少做。”

“那就忘了上个学期吧。”尤斯塔斯说。“我那时和现在不一样。我当时……老天！我当时就是一个小人。”

“嗯，说实话，你当时确实是。”吉尔说。

“你觉得我改变了不少，是吗？”尤斯塔斯说。

“不只是我，”吉尔说，“每个人都这么说。他们也注意到了。埃莉诺·布莱基斯顿昨天还在更衣室听见阿德拉·彭尼法瑟说起这事。她说：‘得找人管教管教斯科罗布那小子了。他这学期太不好掌控了。我们必须找个机会关照关照他。’”

尤斯塔斯打了个冷战。实验学校里的每个人都尝过被他们“关照”的滋味。

两个孩子沉默了好大一会儿。水从月桂树叶上滴落下来。

“你为什么和上学期差别这么大呢？”过了一会儿，吉尔问道。

“因为我在假期里遇到了很多奇怪的事情。”尤斯塔斯



故弄玄虚地说。

“什么样的事情？”吉尔问道。

尤斯塔斯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他说道：

“听着，波尔，你我都恨这个地方，要多恨有多恨，对吧？”

“这还用说。”吉尔说。

“既然如此，我就真的可以信任你了。”

“少来这一套。”吉尔说。

“好的，但这真的是一个天大的秘密。波尔，听我说，你会相信那些不同寻常的事情吗？我是说那种这儿的所有人都会取笑的事情。”

“我压根儿就没机会啊。”吉尔说。“但我想我会相信的。”

“如果我说我上个假期去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之外的世界——你会相信吗？”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好吧，不说这些了。假如我告诉你，我去过一个地方，那里的动物会说话，而且那里有……呃……有魔法和恐龙……还有你在童话故事里见过的所有事物。”说这话时，斯克罗布尴尬得脸都红了。

“那你是怎么到那儿的呢？”吉尔有点儿害羞地问道。



“唯一的通道就是魔法。”尤斯塔斯把声音压得非常低。
“我当时和两个表兄妹在一起。我们直接被卷走了。他们之前都去过那里。”

这时，他们俩几乎是在窃窃私语了，这使得吉尔觉得他的话更可信了。这时，吉尔突然一个激灵，顿时备感怀疑，说道（那一刻她是如此激动，看起来就像一只母老虎）：

“你要是敢逗我玩儿，我就再也不理你了；永远，永远，永远不理你。”

“我没有。”尤斯塔斯说。“我发誓我没开玩笑。我以任何事物的名义起誓。”

（我上学那会儿，人们往往会说：“我以《圣经》的名义起誓。”但是实验学校并不鼓励学生读《圣经》。）

“好吧，”吉尔说，“我相信你。”

“并且不会告诉任何人？”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关于这个，他们越说越激动。他们说完之后，吉尔环顾四周，看着秋季阴沉的天空，听着树叶上的水滴声，想到实验学校令人绝望的一切（本学期共有 13 周，他们还得熬 11 周），说道：

“但是话说回来，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毕竟我们不在那里，我们在这里。还有，我们肯定去不了那里。还是说可以？”



“我也很想知道。”尤斯塔斯说。“从那边回来的时候，有人说派文西家的那两个孩子（也就是我的表兄妹）再也不能去那个地方了。那是他们第三次去那里。我猜也许是次数用完了。但是，他并没说我不能去了。他本该这么说的。莫非他预料到我还会回去？我总是忍不住想，我们能……我们可以……”

“你是说，想办法过去？”

尤斯塔斯点了点头。

“你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在地上画一个圈儿——在里面写上一些奇怪的字符——站进去——然后念魔咒？”

“嗯。”尤斯塔斯苦思冥想了一会儿说道。“我一直在想这件事，尽管从未做过。既然说到这儿了，我总觉得这些圆圈之类的太腐朽了。他不会喜欢的。这会让他觉得我们是在强迫他做事情。但事实上，我们只能请求他。”

“你一直在谈论的这个人到底是谁啊？”

“在那个地方，人们都称他为阿斯兰。”尤斯塔斯说。

“多么奇怪的名字啊！”

“不及他本尊一半奇怪。”尤斯塔斯一本正经地说。“先不说这个了，我们继续。我们只是请求他，不会有什么坏处。我们肩并肩站在一起，就像这样。然后，抬起手臂，手心向下，就像他们在拉曼杜的星辰之岛上那样……”



“谁的岛？”

“我下次再告诉你。他也许想要我们面朝东边。我们看看，东方是哪里？”

“我也不知道。”吉尔说。

“女生真是太不寻常了，她们永远看不懂指南针指的方向。”尤斯塔斯说。

“你自己也不知道啊。”吉尔愤愤不平地说。

“不，我知道，只要你别总是打断我。我知道了。那边就是东边，面向月桂树那边。你愿意跟着我念下面的话吗？”

“念什么话？”吉尔问道。

“当然是我接下来要说的话了。”尤斯塔斯回答道。“开始……”

于是，他开始念了：“阿斯兰，阿斯兰，阿斯兰！”

“阿斯兰，阿斯兰，阿斯兰。”吉尔重复道。

“请让我们进入……”

就在这时，他们听见体育馆另一边有人喊道：“波尔，是你吗？是的。我就知道她在那儿。她在体育馆后面哭鼻子呢。需要我把她带过来吗？”

吉尔和尤斯塔斯互相瞥了对方一眼，随即冲到了月桂树下，



并开始以最快的速度攀爬长满灌木丛的陡峭土坡。（多亏了实验学校奇葩的教学方式，这里的学生没怎么学法语、数学、拉丁语，以及类似的课程，倒是学会了被追逐时如何迅速而又悄无声息地逃走。）

大约爬了一分钟之后，他们停下来听了听，通过听到的动静得知有人正在跟踪他们。

“要是那扇门再次打开就好了！”他们继续逃跑的时候，斯克罗布说道，吉尔点头应和着。灌木丛顶端有一堵高高的石墙，石墙上有一扇门，通往开阔的高地。这扇门几乎一直都是锁着的。但是也有那么几次，有人发现那扇门是开着的；也许只有那么一次。但是你可以想象哪怕只有一次，这样的记忆也会给人们带来希望，并且指引他们来碰运气；因为万一门碰巧是开着的，这简直就是从校园里出去而不被发现的绝佳通道。

吉尔和尤斯塔斯一路从月桂树下穿过，腰几乎快弯到膝盖了，所以他们这时又热又脏，趴在墙上喘个不停。而那扇门就在那里，和往常一样，依旧是关着的。

“肯定打不开。”尤斯塔斯手握着门把手说；接着，他说“噢——！天哪！！”门把手转动了，门开了。

片刻之前，他们两个还在想万一门没锁，他们就以双倍的速度穿过去。但是，当门真的打开时，他们都惊呆了，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因为他们所看到的和他们想象的差别太大了。

他们曾经以为会看见石楠丛生的灰色高原斜坡会一直向上



延伸至天际，与秋天阴沉的天空连成一片。相反，迎接他们的却是耀眼的阳光。阳光通过门口倾泻而下，犹如在六月打开车库门时光线倾泻而下一般。在阳光的照耀下，草地上的水滴像珍珠一样闪闪发光，倒映出吉尔满是泪痕的脸庞。他们可以看出，阳光来自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他们看见光滑的草地，比吉尔见过的任何草地都要光滑和明亮，还有蔚蓝的天空，以及跳来跳去的、无比耀眼的东西——也许是珠宝，也许是巨型蝴蝶。

尽管吉尔一直都很渴望这样的事物，但这时她却觉得有点儿害怕。她看了看斯科罗布的脸，看出他也有点儿害怕。

“我们走吧，波尔。”他气喘吁吁地说。

“我们安全吗？还能回来吗？”吉尔问。

这时，一阵卑鄙的、充满恶意的声音从他们身后传来。“出来吧，波尔。”这个声音尖叫道。“大家都知道你在那儿。快下来吧。”那是伊迪斯·贾寇的声音。她自己并不是“他们”当中的一员，而是“他们”的跟班和传话筒。

“快点儿！”斯科罗布说。“过来。抓住我的手。我们可千万别走散了。”吉尔还没搞明白发生了什么，他就已经抓起她的手拉着她穿过那扇门，跑出了学校，跑出了英格兰，跑出了整个世界，进入了“那个地方”。

伊迪斯·贾寇的声音突然消失了，就好像收音机突然关掉了一样。随即，他们周围笼罩着一种完全不同的声音。这声音